

關於圖書館學的对象和任务

黃宗忠 郭玉湘 陳冠忠

一

社会主义圖書館學是一門屬於社会科学範疇、有强烈階級性和實踐性的科学。它是研究圖書館事業的全部活動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学；它是隨着人類社會的演變、發展並且適應人類社會各個歷史時期的實際需要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圖書館的產生是有其社會基礎的。當人類社會進到了有豐富文化典籍——圖書資料——的時候起，担负收藏、保管、整理文化典籍的圖書館，在社會實踐的需要下相應地產生了。圖書館從誕生之日起，就以它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忠實地為各個歷史時期的統治階級服務，成了階級鬥爭的有力工具之一。

在階級社會里，人們因生產實踐和階級鬥爭的需要，產生了对圖書資料的要求，並且希望這種要求得到滿足。圖書館的出現，就給這種要求的滿足，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圖書館在保存和提供圖書資料方面，直接地體現和貫徹了統治階級的意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的這種作用，歷來都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並把它緊緊地握在手中，為本階級的利益服務。

圖書館是隨着社會的需要產生和發展的。它受着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制約，隨着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而發展。在每個歷史階段里，社會總是根據本身的需要，賦予圖書館某種不同的具體的任務。圖書館的全部活動，它所完成的一切任務，无不真實的表現了當時社會的需要。在任何時候，都必須把圖書館的全部活動，看作是社會需要的體現，看作是完成社會給它的任務的實踐過程。它的活動和社會的需要，絲毫也不允許分開。把圖書館看成僅僅是游離於社會外層的附屬物，並強調它的特殊性，這種觀點，無疑是不正確的。

我國的圖書館事業，有着悠久的歷史。它走過了迂迴曲折的路程，與社會前進的步伐是一致的。

在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與之相適應的是藏書樓（或稱××閣、××齋、××室）。封建社會的藏書樓，雖有官家藏書樓和私家藏書樓之分，但都是只為少數統治階級、御用文人、官僚地主之流服務，絕非勞動人民所能享受。封建社會文化特點之一，是文化典籍被少數人所壟斷。統治階級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借助藏書樓的形式，把文化典籍收藏、校理并繼而壟斷起來，達到供自己使用的目的。這就促成藏書樓的職能側重在圖書資料的收集、校訂、整理上面，根本談不上公開流通使用。

從封建社會進入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時起，圖書館因社會性質發生變化亦發生了變化。封建社會藏書樓逐步走向解体，為新出現的近代圖書館所代替。圖書館這個名詞，於一九〇五年開治正式使用。但它的廣泛使用并得到社會公認，是在辛亥革命（1911年）以後的事情。它的含義與藏書樓是有區別的。這一歷史時期的文化，是處在中國封建文化和外國入侵的資產階級文化互相交融發展的時期。這一文化現象，反映在圖書館事業上，即出現了一方

面繼續的收集、校理圖書，另一方面又強調圖書館要面向“大眾”，公開流通使用圖書。而這也正是與藏書樓的最大區別之處。然而，圖書館這一變化，還是與勞動人民漠不相關的。廣大勞動人民為生活所困，有時連起碼的做人的權利都被剝奪了，根本不可能踏進圖書館的大門。故此，這一時期的圖書館，還是為少數統治階級即地主、官僚買辦階級、資產階級服務。

圖書館事業發生本質上的變化，是在解放後的事情。在社會主義時代里，圖書館成為勞動人民共同使用圖書的組織，成為勞動人民自己的財富，成為黨和政府有力的宣傳教育工具，成為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有力武器。圖書館事業為無產階級政治、為生產、為工農兵服務才真正成為現實。

從上面敘述里，可以明顯的看出，圖書館事業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為不同的階級服務。它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有着不同的內容和含義。

在我們社會主義社會里，圖書館事業是文化教育事業的組成部分，是廣大勞動人民共同使用圖書的文化基地。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圖書館事業擔負着偉大、光榮的任務。它通過宣傳和流通圖書，為無產階級政治、為生產、為工農兵、為科學研究服務。它是勞動人民不可缺少的精神糧食的供應站；它是黨和政府教育廣大勞動人民、提高勞動人民政治思想覺悟、文化科學水平的得力武器。圖書館事業的建設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建設事業有密切的關係。它將隨着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迅速發展而日益繁榮昌盛。

圖書館有強烈的階級性。它屬於社會意識形態的範疇，是社會的上層建築。它在不同的社會里，為不同的階級服務。圖書館為一定階級服務的本質，是一種客觀存在。這種存在絕不會因人們的主觀願望同意與否而發生變化。為此，我們在給圖書館下定義時，就必須指出它的階級本質，讓人們對它有真正的認識。

圖書館是通過收集、整理、保管、流通和宣傳圖書資料為一定的階級利益和一定的政治路線服務的一個文化教育機關。

但是，資產階級圖書館學者，却否認圖書館的階級本質；認為圖書館是“超階級”的。說什麼“圖書館是藏書的館”，是“為一切人服務的”，是“收集一切出版物的”，等等。劉國鈞先生在“圖書館學要旨”一書中寫道：“圖書館乃是搜羅人類一切思想與活動之記載為目的，用最科學最經濟的辦法保存它們，以便利社會上一切人使用的機關。”（見該書第5面）俞爽迷先生在其“圖書館學通論”一書中寫道：“圖書館乃為普及教育的中心點，……無老無幼，無貴無賤，都是一律歡迎的，毫無歧視之心。”類似的說法，不勝枚舉。中國資產階級圖書館學者如此，外國資產階級圖書館學者亦如此。德國休謨給圖書館下的定義是：“圖書館是蒐集有益的圖書，隨着大眾的知識欲望，用最經濟的時間，自由使用的地方。”（見該書第二頁）一句話，他們都把圖書館說成是全民性的、不分階級的東西。

果真如此嗎？當然，圖書館要收藏圖書，沒有圖書不成其為圖書館；圖書館也要為人服務，世界上不為人服務的圖書館是沒有的。但問題也就在這裡：收藏的是什麼書呢？又為什麼人服務呢？真的象他們所說的是“為一切人服務”，“收藏一切出版物”嗎？不，這完全是欺騙，是騙人。在階級社會里，圖書館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是為一定的階級利益服務的。還是讓事實說話吧！清建七閣藏書，乾隆皇帝自己就獨占了四閣，其他三閣，也只許讀書人入閣閱覽。而當時的讀書人是些什麼人？無非是官僚地主階級的子弟。唐代藏書家杜暹甚至

在其藏書印記中警告子孫把書“借人為不幸”。封建時代的藏書樓固非勞動人民所能過問，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又“進步”了多少呢？圖書館規定了許多清規戒律，限制勞動人民使用圖書館。諸如入館者要買“閱書流通卷”，要穿長衫的才能入館（解放前北京圖書館就是如此），甚至有這樣的規定：“閱覽人攜帶有奴僕、隨從，應在房門外靜候，不得進入閱覽陳列各室。”（陝西省圖書館1906年訂的閱覽規則第二條）這些事實徹底的駁斥了“為一切人服務”的論調，圖書館的大門根本不是為勞動人民開的。同時勞動人民在剝削階級的沉重壓榨之下，也不可能去享受圖書館。“為一切人服務”的虛偽性，赤裸裸地暴露了出來。至於談到圖書館“收集一切出版物”，就更是顛倒是非。解放前，充滿圖書館的是那些內容反動、荒淫誹盜的書刊，進步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刊，查禁的查禁，提存的提存，燒毀的燒毀。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任何人也否認不了。列寧說得好：“任何所謂公正，鼓吹‘超階級、超黨派’，其實質是隱蔽地為資產階級服務作辯護。”

很遺憾，這種反動的論調，解放後還有人以此觀點來“著書立說”。杜定友先生的“新圖書館手冊”一書（1951年出版）中，他竟然說：“圖書館為人民服務，對於讀者，不分階級，一視同仁”。好一個“一視同仁”！這種論調的實質，就是在“超階級”的幌子下，使資產階級的观点得到宣揚。但是，社會主義圖書館的階級界限，是明如秋水，一點也不容許含糊的。

資產階級學者還有一種高調，就是把圖書館說成是由“三要素”、“四要素”、“五要素”組成的，說圖書館學就是“深入研究”這些“要素”的科學。杜定友先生說：“圖書館設立有三大要素：（一）要能夠積極地保存；（二）要有科學的方法，以處理之；（三）要能夠活用圖書館，以增進人民的知識和修養。”（見其著“圖書館學概論”第二面）劉國鈞先生在共“什麼是圖書館學”（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通訊，一九五七年第一期）一文中的說：“圖書館學所研究的對象就是圖書館及其各個組成要素。……應該弄明白它的性質，它的发展規律，它的各個組成要素及其規律。……圖書館事業有五項組成要素：（1）圖書，（2）讀者，（3）領導和幹部，（4）建築和設備，（5）工作方法。很显然，五者之中缺少任何一項就不能夠有圖書館的存在。因此，圖書館學必須對這些要素分別進行深入的研究。”這比他在1934年出版的“圖書館學要旨”中所說的“四要素”增加了“讀者”一要素（見該書第11面）。看來，劉先生不僅以“要素”當科學，而且認為“要素”就是科學，就是圖書館學，要加以“深入研究”云云。

資產階級圖書館學者這樣津津樂道“三要素”、“四要素”、“五要素”，這並不奇怪。他們既然不敢承認圖書館的階級性，當然也不敢承認圖書館學的階級性。他們把圖書館學本質的東西——階級性與戰鬥性——抽走之後，也就只能在表面現象上打圈子，做文章。

“三要素”、“四要素”、“五要素”，不能說明什麼是圖書館，什麼是圖書館學。它根本沒有接觸到圖書館和圖書館學的本質。圖書館為誰服務的問題是根本的問題。如果不區別圖書館為什麼人服務，那末，資本主義社會圖書館與社會主義社會圖書館就沒有什麼區別了。它們都有圖書、讀者、領導與幹部、建築與設備……。我們從資產階級學者的“要素論”中，看不出資本主義圖書館與社會主義圖書館的區別。它在解放前既可以用來為剝削階級的政治服務，在解放後又把它端出來迎合無產階級政治的要求。資產階級學者確確實實是把它端出來了。但是，“迎合”的企圖是永遠也實現不了的。還應注意，這種“要素論”，閹割了圖書館學中最本質的東西——圖書館是階級鬥爭的工具。這種論調，正象把人口、土地和主權的總和說成是國家的資產階級國家學說一樣的荒謬。盡人皆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學說是：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

調和的产物，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它絕不是什么几个“要素”的簡單的总和。圖書館的“三要素”、“四要素”、“五要素”，決不等于圖書館，更不等于圖書館學。這種看問題的观点和方法，确实是只見事物的表面現象，而看不見事物的本質的形而上學的最恰當而又最容易理解的典型。

資產階級圖書館學者既然把圖書館和圖書館學說成是“超階級”的，那麼他們必然要提倡“方法中心論”和“技術決定論”，必然要把圖書館的技術強調到不適當的地位。劉國鈞先生就是這樣。他特別強調圖書館工作方法的研究，並把它稱為“圖書館的方法學”。他說：“方法是做好圖書館工作的主要手段。……現代圖書館之所以稱為科學的事業，就是因為它具有一套獨特的工作方法。所以這方面的研究是圖書館學的中心。”（見“什麼是圖書館學”）這種觀點是他一貫的主張。他在1934年出版的“圖書館學要旨”一書就提出過：

“圖書是原料，人員是整理和保存這些原料的。設備包括房屋在內，乃是儲備原料，人員，工作和使用圖書的場所；而方法乃是圖書所以能與人發生關係的媒介，是將圖書、人員和設備打成一片的聯縫針。”（見該書第11—12面）資產階級圖書館學者之所以特別強調圖書館的方法和技術，就是企圖迷惑廣大圖書館工作者，要他們埋頭業務，鑽研技術，要他們不問政治，脫離政治。這樣一來，在實際上就服服貼貼的為資產階級思想所俘虜，為資產階級政治服務。這種方法，用以治學，必然抹殺圖書館學中最本質最生動的內容——方針、任務和建設原則等，從而使圖書館學喪失政治思想性和戰鬥性，成為一門沒有靈魂的科學；用以辦館，必然只重視館內純技術的業務工作，而忽視讀者工作，忽視圖書流通宣傳工作，而大大地削弱它為無產階級政治、為生產、為工農兵服務的作用。自然，我們不是一概的反對、否定方法和技術，我們只是反對和否定資產階級學者那種只注重方法技術並誇大它們的作用而借以壓低政治作用的論調和企圖。

由此可見，一切“超政治”、“超階級”的論調都是虛偽的。這是由於歷史上的一切剝削階級，都不敢公開承認在階級社會里存在着根本利益不同的階級，和由此產生的對抗性的階級鬥爭。因為他們如果承認了這個事實，就無疑是宣告自己的理論的破產，進而促使自己走向死亡。這就是資產階級圖書館學者避而不談圖書館的階級性，總是從事物的表面現象來掩蓋事物本質的根本原因。

二

現在，我們來探討社會主義圖書館學最基本的幾個問題。

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是圖書館事業。圖書館事業為一定階級服務的本質，就直接的決定了圖書館學的本質。根據科學的研究對象決定科學的研究內容這一普遍規律，圖書館學的研究內容，將隨着圖書館事業的變化而變化。我們認為，社會主義圖書館學是研究社會主義圖書館事業的全部活動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社會主義圖書館學有強烈的階級性、戰鬥性和實踐性。它具有以下的鮮明的特點。

一、它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指南，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理論——毛澤東思想作基礎，研究我國社會主義圖書館事業的設建原則和它的发展規律的科學。

每一門科學都有自己的不依賴於人們主觀意志而客觀存在的发展規律。人們只能認識客觀規律並利用它為人類服務，但人們不能創造它和消滅它。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認識一切事物

的客观发展规律的最为锐利的武器，是科学研究所必须遵循和掌握的理论宝库。因而，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规律，就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尤其必须以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关于文化教育事业的方针、政策和对图书馆事业的指示为依据。因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最英明、最正确、最光辉的产物。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规律，并由此制订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图书馆事业的方针、政策和建设原则。不然，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图书馆事业及其理论，就不能为其经济基础服务，就要失去它的本质，就要失去它的存在的社会意义和必要性。

二、它是研究图书馆如何利用图书资料为无产阶级政治、为生产、为工农兵、为科学研究的科学。

图书馆的建立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和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里，图书馆必须尽一切努力去利用图书资料，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 and 指示，以及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并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达到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目的。这就是为无产阶级政治、为生产、为工农兵、为科学研究的体现。这是图书馆艰巨而光荣的任务。要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图书馆一定要有自己的科学的工作方法。在今后，一方面，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对图书的需要将越来越迫切；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图书内容日新月异，藏书数量急剧增加，如果没有科学的工作方法，就不能做好工作，就完不成党和人民交给图书馆的任务。因此，当图书馆的首要问题——为什么阶级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之后，图书馆的工作方法和业务技术的探求就是重要的了。克鲁普斯卡娅说得好：“图书的完整保管，藏书的最大限度的利用，对读者要求的满足，以至于图书馆的政治面貌，都取决于图书馆作业问题上。”（转引自 IO. B. 格里科尔耶夫著“图书馆藏书的组织”第六面）所以，图书馆学必需研究图书馆工作的方法和技术，也就是研究图书馆如何更好地利用图书资料为无产阶级政治、为生产、为工农兵、为科学研究服务。

三、它是研究与不断总结全国图书馆工作的实际经验，并把它上升为理论再用以指导全国图书馆工作实践、促进图书馆事业继续前进的科学。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是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告诉我们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图书馆学应当在图书馆不断实践的基础上，经常的去总结，去提高，做到“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均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95—296面）解放到现在，我国图书馆做了许多工作，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尤其在1958年大跃进以来，打破了不少陈规陋矩，创造了不少先进经验，如送书上门，开展读书运动，图书开架，等等。所有这些新生事物，都反映了社会主义图书馆的精神面貌，反映了政治思想与方法技术的高度统一，反映了图书馆为适应社会需要在工作方法上的革新和创造。但是要知道，新生事物不可能一出现就完美无缺，一出现就被人重视。新生事物同旧的事物总是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并且总是在斗争中发展壮大的。而且事物的矛盾，总是不断的出现，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矛盾的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这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我们深入的研究和不断的总结图书馆工作经

驗，吸取其精華，促進其完善，並進而使它上升為理論，反過來指導工作實踐。不言而喻，這種深入研究和不斷總結的過程，不但加速了圖書館事業的向前發展，而且也是圖書館學充實自己的內容和理論的重要條件。

綜上所述，社會主義圖書館學是一門具有鮮明的階級性——無產階級的黨性和戰鬥性的科學。一方面，它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指南，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理論——毛澤東思想作基礎，研究我國社會主義圖書館事業的建設及其發展規律；另一方面，它又必須盡一切力量利用圖書資料來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黨的總路線、各項方針、政策和指示，以及對人民羣眾進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教育，為科學研究提供必要的參考資料。只有這樣，圖書館學才能成為一門為無產階級政治、為生產、為工農兵、為科學研究服務的科學。為了完成這一任務，圖書館必定要有一套適應需要的完整的科學工作方法，而且還必須跟着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前進而有所變化 and 發展。這就要求它經常不斷地根據客觀形勢的發展，總結、研究圖書館工作實踐，吸取其好的經驗，並提升為理論，用以指導實踐，並在這種不斷實踐、不斷總結和研究的过程中，促進社會主義圖書館事業和圖書館學理論的向前發展。可以看出，上述的三個方面，是有緊密的內在聯系的。

這就是我們對社會主義圖書館學總的看法。依據這一總的看法，再來探討社會主義圖書館學的研究內容和研究任務。

圖書館學的研究內容和範圍，是為圖書館事業當時所處的具体情况及其發展歷史所決定的。它不是固定不變的。在目前，圖書館學的研究內容有下列幾個方面。

一、圖書館事業的建設原理。從理論上研究我國圖書館事業所應遵循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基本方針，基本任務，建設原則等。這是圖書館事業建設的靈魂，是圖書館學研究中最重要的一個部分。它包括有：

1. 圖書館學的理論基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作家，特別是毛主席的關於文化教育的學說，是我國圖書館事業建設的基礎。研究這些理論的目的，在於明確我國圖書館事業建設的方向，在於指導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圖書館學的理論體系。

2. 圖書館事業建設的基本方針和基本任務。黨和政府關於文化教育的方針、政策和對圖書館事業的指示，是圖書館工作的指南，是做好圖書館工作的關鍵，也是我們制訂圖書館事業的基本方針和基本任務的依據。這都應該加以很好的研究並堅決的貫徹。同時各類型不同的圖書館應根據自己不同的特點制訂出適用的具體方針和具體任務。

3. 圖書館事業建設的原則。按照圖書館事業的基本方針和基本任務，制訂出相應的、切實可行的建設原則，作為圖書館實踐的準則。這也就是方針和任務的具體化。

4. 圖書館的體系。研究圖書館網的建立、作用和意義及其相互間的關係與分工合作。

二、圖書館工作。對圖書館工作的研究，是圖書館學最經常、最大量的研究內容。圖書館頻繁的工作實踐，為圖書館學提供了最豐富、最生動的研究題材。圖書館學在解決圖書館工作實踐中不斷產生的問題的过程中，也就不斷地發展和豐富了自己。這方面的研究內容有：

1. 讀者工作。包括對讀者的研究，服務讀者的各項工作，如圖書的流通與推廣，圖書

宣傳與閱讀輔導，書目工作與參考諮詢工作等的研究。

2. 藏書工作。包括藏書的補充和組織，圖書的加工整理、保管，對藏書成分、目錄組織、編制和體系等的研究。

3. 業務輔導工作。包括圖書館業務輔導網的建立，對基層圖書館的業務輔導以及圖書館的科學工作方法等的研究。

4. 組織領導工作。包括黨對圖書館事業的領導，圖書館干部的培养，圖書館工作組織等的研究。

三、圖書館事業史。研究我國和外國圖書館事業的發生和發展的歷史和現狀。研究它們在各個歷史時期中的作用和特點，並從歷史的進程中，認識和掌握圖書館事業的發展規律。批判地吸收其中有利的東西，以便有助於現階段圖書館工作的開展和圖書館事業的建設。所以，在研究圖書館事業的歷史時，應注意貫徹“厚今薄古、古為今用”與“外為中用”的原則。

四、圖書館的建築與設備。包括圖書館的建築原則和樣式，地點的選擇以及館內各種設備等的研究。

通過上面的闡述，可以看出，圖書館學的研究內容是很豐富的。今後由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圖書館事業的飛快發展，它的研究內容會進一步的充實和豐富。圖書館學的研究內容已如上述，它的研究範圍也就基本確定了。我們不主張把圖書館學的研究範圍，擴大得漫無邊際，把校勘學、版本學、圖書生產技術和出版事業等，都歸入它的範圍。這樣做會損害圖書館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混亂它的研究對象，使它變成一門所謂“無所不包的科學”，而妨礙它沿着自己具有的軌道向前進展。

我們研究圖書館學，其目的在於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圖書館事業，使它更好的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圖書館學的研究工作，應該依據黨和政府在各個歷史時期的路線、方針和任務，緊密結合實際需要，做到既保質又保量。在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提出之後，圖書館學研究的基本任務應當是：

一、研究我國社會主義圖書館事業的建設原理。（包括圖書館事業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基本方針和基本任務，建設原則等）。

二、深入研究圖書館工作及工作方法，全面地、系統地總結解放以來，特別是大躍進以來的經驗。

三、加強圖書館學理論的研究工作，為建立起完整的系統的社會主義圖書館學理論體系打好基礎。

四、介紹並研究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圖書館學的先進理論和先進的工作經驗。

五、整理我國圖書館學遺產，並批判地加以繼承。

六、徹底揭露和批判資產階級圖書館學的反動本質，對其中某些有用的技術加以接受。

圖書館學目前仍然是年輕的科學。雖然我國圖書館事業有著悠久的歷史，圖書館學也早已產生，但是，用馬列主義理論來對圖書館學進行系統的研究卻不過是解放後的事情。因此，建立新的、社會主義的圖書館學理論，就要由我們來承擔了。科學發展的历史雄辯地證明，任何一門科學，都是隨着社會實踐的需要而產生，也是隨着社會實踐的需要而發展。真正的科學必然是和人民生活實際的需要緊密結合的，能夠為人民服務的。圖書館學正是這樣

的科学。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人民物質生活、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我們的圖書館事业将日益发展，社会主义圖書館学也将日益充实和繁荣起来。

三

很長時間以來，圖書館學界對圖書館學，就存在多種多樣的看法。有人說，圖書館學是“服務性、輔助性的科學”、“技術性的科學”，而有人又認為，圖書館學是“邊緣科學”、“科學的科學”，等等。從現實看來，有兩種比較有代表性的看法，即（1）圖書館學是一門交叉性（綜合性）的科學；（2）圖書館不是一門科學。現就這兩個問題，提出我們的看法。

提出圖書館學是一門介於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交叉性（綜合性）的科學的理由是：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不單是圖書館，也不應該把它局限在圖書館。它還要研究讀者，這與教育學、心理學發生了交叉（關係）；要研究圖書，這與目錄學、圖書學、出版事業等發生了交叉（關係）；要研究圖書分類，這與科學分類、一切知識部門發生了關係；要研究圖書的保管、防護、複製、圖書館的建築設備等，這又與衛生學、物理學、建築工藝學等發生了關係。圖書館學研究的範圍廣泛，內容繁雜，不能歸入社會科學範疇，也不能歸入自然科學，而應介於兩者之間。

提出這種意見的人，是把一門科學的研究對象和它需要別門科學的輔助知識混淆起來了，是把研究對象的本質屬性與對別門科學知識的一般了解混淆起來了。弄清這兩者的根本區別和兩者的一般關係，極為必要。所謂科學的研究對象，是指一門科學所研究的某個對象的內容，即其本質屬性和它的內部聯繫與發展規律，而這個對象在客觀世界裡又有着相對的獨立性。它只是而且僅僅是構成一門科學而不構成別門的研究對象。我們說，一門科學的研究對象除了構成本科學的研究內容外，並不排斥別門科學對它有一般的了解和利用別門科學的既得知識。教育學或者心理學，顯然不是研究圖書館的，但它們為了自己某個方面的需要，同樣可以研究圖書館通過圖書對青少年的教育的作用和人們在需要圖書方面的某些心理活動，或者利用圖書館學在這方面的既得知識。這不是明顯的道理嗎？肯定一門科學有獨立的研究對象和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並不是把一門科學和它的研究對象絕對地孤立起來，與旁的科學絲毫不發生關係。要是這樣，世界上許許多多的科學，都將變成彼此孤立、互相隔絕的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各門科學之間，總是在某一方面發生一定的關係。至於一門科學利用別門科學的知識作為自己的輔助知識，那就更是普遍了。本來科學的分門別類，就不是要去孤立它們，而是為了便於研究和正確反映客觀世界物質和思維的運動形態。是的，圖書館學是要研究讀者的，是要研究圖書的，是要研究其他許許多多的有關知識的。但是，這種研究不是對讀者和圖書的本質屬性的研究，而是站在圖書館工作的角度上，研究怎樣對待讀者和利用圖書的問題。具體些說，就是研究讀者對圖書需要和愛好，讀者與圖書有關的一些情況，如文化程度、職業等，以及如何滿足這種需要，如何通過圖書的流通、宣傳，達到教育讀者的目的；就是研究圖書的補充、組織，研究利用圖書的方法，等等。絕不是研究圖書的具體內容，更不是研究它的生產技術。總之一句話，是圖書館工作本身的需要而去研究它們的。由此看出，這種研究與教育學的研究青年一代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教育的規律和心理學研究人的心理形成與發展是有根本的區別的。對其他的種種研究，也應該作這樣的區分。

誠然，圖書館學在自己研究的活動中，需要利用其他科學的知識作為自己的輔助知識。這是科學研究活動的正常現象。但不能認為：圖書館學利用了某門科學的知識（儘管利用得很多）就以為它不是一門獨立的科學，或者不能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應當指出，把一門科學的研究對象和利用別門科學的知識混淆起來，實則是分不清一門科學的本質屬性和科學中的一般關係的緣故，是不承認一門科學除了有獨立的研究對象和本身的知識之外還需要別門科學知識作為自己輔助知識的緣故。這樣看來，把圖書館學說成是一門介於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交叉性（綜合性）的科學是不正確的。

另外，有些人認為：圖書館學不是（至少在目前還不是）一門科學。他們的理由是：圖書館學研究的只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常識，沒有豐富的內容，更沒有高深的理論；圖書館工作如採購、分編、典藏、流通、目錄組織等，是技術上、方法上的學問，沒有必然的發展規律和系統理論；圖書館是一個收藏保管、借借還還的公共文化場所，不能構成一門科學的研究對象；圖書館學沒有理論基礎，它只是圖書館實際工作經驗的總結。它在目前還沒具備作為一門科學的條件，至於將來如何，那要看將來的情況而定。他們的結論是：“簡簡單單，不過如此”。

這種看法來自兩種人：一種人是社會知識界，一種人是圖書館工作者。對於前一種人，因他們對本科學不了解或了解得很少，他們有這種看法是比較自然的。這裡不打算責難他們。但有一點要指出，今後隨着圖書館事業和圖書館學的日益發展、繁榮。他們的看法，自己會主動的收回，用不着多說。不過，把他們的看法，用來鞭策圖書館學界加緊努力建設自己的科學，倒是一件好事情。現針對後一種人的意見，提出我們的看法。

我們也承認，圖書館學在目前還是一門年輕的科學，還沒有建立起完整系統的理論體系。但我們不能同意，因為這一點，就否認它不是一門科學。什麼是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告訴我們，科學是在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中經過實踐的檢驗和證明的關於自然、社會和思維的知識的總結和總和。圖書館學的产生、發展符合這一理論。它是從圖書館工作實踐的基礎上，通過對大量實際材料加以綜合、分析、抽象出來的能用以指導實踐並得到實踐驗證的知識。它亦準確地反映了圖書館所處的各個歷史時期的客觀面貌和發展規律。至於圖書館學有豐富的研究內容和理論基礎以及發展規律，上面已提到過了，這裡不再贅述。說圖書館學不是一門科學，其根本問題不在圖書館學本身，而在於對科學的看法有問題。這與思想方法不對頭是緊密聯繫着的。他們用老眼光看待新事物。有人說：圖書館借書還書，簡單得很，算不得科學。在他們心目中，只是科學家、博士、工程師所從事的工作，才是高深的，理論性的工作，才能算作科學。如果按照他們的意見去觀察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那不但圖書館學不能算作科學，而且有許多已得到公認的科學也要被排斥在科學的門外。他們不了解或者不願去了解，科學是來自實踐，從平凡的實踐中產生的這一朴素真理。眾所周知，馬克思的“資本論”是從“最簡單、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見、最正常、隨時隨地都可碰到的……商品交換……中間包含着近代社會底一切矛盾”的研究中產生的。這個事實雄辯地證明：世界上不管多大的學問，多大的科學，都是從實踐中產生的。圖書館學就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科學，我們絲毫也不能輕視實踐。輕視借書還書工作無疑是錯誤的，把圖書館當作僅僅是借借還還的機關，把圖書館學看成是僅僅研究借借還還的，那就更是錯誤的。不能只看見事物表面現象的一部分，就誤認為是它的整體。當然，如果圖書館的全部活動，就是被動的借書、還

書，除此以外，再无其他，那当然是枯燥乏味的。但是，社会主义图书馆的驕傲，就在于一反过去的积习，一反过去的被动，而成为主动的服务。人們認為图书馆工作简单，图书馆学简单，通常总是以借書还書工作为口实，否定其他。这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看法。其实，就以借書还書工作而論，要把它做好也还是不很容易、不太简单的。更何况，借書还書工作只是图书馆工作的一个部分而已。

我們應該用发展眼光看問題。“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一切都运动着和变化着，产生着和消灭着”。（恩格斯語）有些事物过去很重要，发展了，被人重視了，今天也还有一定需要，明天却因不需要而消灭了。宗教就是这样。有些事物，过去不甚重要，不太被人重視，今天需要了，发展了，被人重視了，明天将更加发展，更加为人重視。我們的图书馆事业就是这样。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關懷重視下，我国图书馆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光輝照跃下，各項事业都在飞跃的发展，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在全国範圍内开展，图书馆事业更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发展着，图书馆的数量和藏書的数量，都在急剧的增加着。随之，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学理論中的新問題也不断地湧現出来。我們不妨来一个乐观的設想：当我国建成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那时生产力大大地发展了，人民的文化水平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時間相对地减少了，图书馆即将成为人們的头等需要——虽然不是近在眼前，但也不是遙远的将来——那个时候，图书馆事业該是怎樣的繁荣啊，图书馆学又該是怎樣的发达啊。

四

科学是物質运动形态的反映。有一种物質运动形态，就有一門科学。物質运动形态是互相影响、互相联系、互相推动的。所以各門科学之間的關係也是这样。世界上沒有孤立的物質运动形态，也就沒有孤立的科学。图书馆学当然也是如此。恩格斯在“科学的分类”一文里告訴我們：“每一种科学都是分析单个的运动形态或一系列互相關联和互相轉变的运动形态的，同时科学的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态本身之依据其內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在同一文中还曾指出：“正如一个运动形态是从另一个运动形态中发展出来一样，这些形态的反映，即各种不同的科学，必然一定是一个从另一个发展出来。”（自然辯証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09面）这就非常清楚的揭示了各門科学之間的相互联系。我們遵循这一指示，探討图书馆学和其他科学的關係的問題。

在某种意义上說，图书馆学似乎与一切科学知識部門都发生關係。这是图书馆的性質所决定的。图书馆所接触的是圖書和讀者。圖書內容包括了人类所有的知識，而讀者的要求，又是如此的多种多样。图书馆要处理圖書、滿足讀者要求，就与許多科学知識部門发生關係。从图书馆工作實踐中，証明图书馆学与教育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学等有較密切的關係。这是因为，图书馆是一个文化教育机关，它通过圖書的流通、宣傳，成年累月的对各类讀者——工人、农民、士兵、学生、机关干部、科学工作者，直至家庭妇女等——进行教育。在工作过程中，常常要借助上述各門科学的知識来解决遇到的問題。事实已証明，图书馆工作者学一些教育学、心理学、文学、历史学的知識，作为輔助知識这对了解讀者、教育讀者和开展工作是有幫助的。

圖書館學與目錄學的關係，是我們討論的重点。

目前，在圖書館學界存在着兩種對立的意見：一種意見是圖書館學應包含目錄學，兩者是从屬關係；一種意見是圖書館學不能包含目錄學，兩者是平行（並列）關係。我們同意前一種看法。

確定兩門科學之間是否存在包含關係的前提或者條件是什麼呢？最重要的前提是研究對象問題。這一問題得到解決，其他問題如發展歷史、應用範圍等，就比較容易解決了。如果事實上（客觀存在）目錄學的研究對象包含在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之內，基本上也就可以確定目錄學包含在圖書館學里面了。現在來看看事實吧。不同意目錄學為圖書館學包含的第一個理由是：兩者研究的對象不同。目錄學的研究對象是什麼呢？我們同意這樣的定義：“目錄學是研究用書目索引的方式向讀者通報圖書和宣傳圖書的規律的科學，”它是通過“書目索引的方式，也就是通過查明、記載、揭露和組織出版物從而向讀者通報圖書和宣傳圖書”的科學。（見“武漢大學人文科學學報”1959年第七期11面）看看，它研究的剛好是圖書館學中讀者工作那部分里的“書目索引與參考諮詢工作”。既然目錄學所研究的對象和內容都只是圖書館學的一個部分，為什麼不能把它歸入圖書館學？把目錄學歸入圖書館學並沒有失去它的獨立性，也不影響它的完整性。正如把兒童心理學歸入心理學里，沒有別的理由，就是因為兒童心理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包含在心理學里的緣故。無機化學和有機化學只能並列（平行）而不能包含就因為它們各自的研究對象和內容不是從屬的緣故。但它們都屬於化學的領域，因為化學的研究對象是個上位概念，它應該而且必定要把無機化學和有機化學歸入自己的範疇。目錄學與圖書分類學、編目學等是並列（平行）關係，但它們都包含在圖書館學里，作為圖書館學的組成部分。

不同意目錄學為圖書館學包含的另外一個理由是：目錄學的發展歷史，它的產生都早於圖書館學。其實，他們忽視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封建時代的目錄學是在藏書樓的基礎上產生、發展的。沒有藏書樓，就沒有目錄學。我們既然承認藏書樓是我們圖書館的前身，就可證明封建時代的目錄學，仍然是在藏書樓工作實踐中產生的。把目錄學看作是封建時代的圖書館學的畸形發展也未為不可。在封建時代目錄學產生較早、較發達，這是由藏書樓的性質決定的。圖書館學（目錄學也一樣）為圖書館工作實踐服務的事實，從這裡不也得到證明嗎？封建社會的圖書館學是產生發展了的，不過它的研究內容和範圍與現在不尽相同罷了。至於它當時是否包含目錄學，什麼時間產生，晚了目錄學多少年等問題，當然要作進一步的研究。不過，有一點我們始終不能同意，即認為圖書館學的歷史短，在封建社會沒有目錄學發展得快，就斷定今天圖書館學也還不能包含目錄學。我們堅持這種看法：在具體的歷史時期，要根據圖書館學當時所研究的內容和範圍，確定目錄學是否為它所包含。不能因過去沒包含，現在就不能包含；也不能因過去包含，現在就一定包含。這種看法，不符合科學發展史的事實。事物總是變化的，科學總是發展的。我們要从今天的事實，作出科學的結論。

不同意目錄學為圖書館學所包含的第三個理由是：目錄學的應用範圍廣泛。不錯，現在使用書目索引以通報圖書和宣傳圖書的不光是圖書館，還有書店、出版社等。但我們是否承認，使用得最經常、最大量、最多樣化的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圖書館呢？對目錄學研究得最努力、最有成效的人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圖書館工作者呢？目錄學研究的場所、題材的供給、理

論的驗證、內容的不斷補充等，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圖書館呢？如果承認的話，那為什麼不能把它歸入圖書館學？以使用範圍作為一個理由，來給定兩門科學之間是包含關係還是並列關係，是不太妥當的。有的科學知識，是許多地方、許多科學都要應用，但它仍然不因此失去或影響它所應歸入包含它的那一門科學。

編者按：關於圖書館學的對象和任務的問題，目前圖書館學界的意見還很不一致，還需要進行廣泛的討論，使這門科學成為更完整的科學。我們希望圖書館界的同志們，熱烈地參加到這個討論中來。